

# 猎巫

她把手机丢在州际公路旁一个不知名麦当劳的垃圾桶里。让他们追踪去吧，她想着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她忍住喉咙里涌上的胆汁和胃酸，看着模糊的亮光穿过停车场，化作闪烁的霓虹弧光，环绕着远方的国会大厦。

虽然还没到该丢弃的时候，但这一次性手机已经不再可靠，以后凡是电子设备也都如此。想当初，她刚来的时候，这一切还都无需多虑。

副驾上散落着吃了一半洒了一半的食物。她的头发向后梳起，紧紧地拉着脸，露出太阳穴处的白发。她看向后视镜，看到了自己的双眼，一时简直没认出来。她现在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她的旧人生已经结束了。她逃了出来，效率高到出乎自己的意料，效果也很不错，都是训练的功劳。

进去再出来只花了她十分钟：去壁橱，拿背包。电话在她路过的房间里响着铃声，一个不存在的大陪审团在呼唤着她的名字，要她去作证。他们就在那边的山丘上，有木槌，有反馈，还有无情的录像带，会记录她每一个虚假的回答。

要么在莱文沃思监狱里呆二十五年，要么余生都东躲西藏。这实在算不上是个选择。它大过她的慰藉，也大过她的余生，它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重大的抉择。相比之下，任何东西——生命、国家、整个历史——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

## 猎巫

可还有克里斯蒂。

她旁边的座位上摆着一把雷明顿霰弹枪，一个装满现金的垃圾袋，还有文件。文件有四份，用橡胶夹夹在一起，每一个上面都印着个翠绿色的标记，代表着特殊权限。从她上一次参加行动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？

她以它的名义犯了多少罪之后，才发现它不是真的存在？

她喝了点兑水的健怡可乐，试着不去想自己现在需要什么。

## Δ

在安杜佛的那座房子像个饼干盒，等她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半了。亮光透过窗户，照在夏日满是雨水的草地上。房子里有人影在动，她数了数，一共四个。

她希望过他是独自一人？在家？就那个和她同床异梦的他？就算到了现在，她都会惊讶于自己居然如此天真。

她用湿巾擦了擦脸和手，然后走上台阶。

门铃发出一阵高低作响的铃声，叫人讨厌。她站在原地，挺直双肩，等着门打开。

“阿曼达。”德特勒夫说。

“你好啊，德。”她答道。

“进来吧。”他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高兴见到她。

她跟了进去。

## Δ

房子无可挑剔，和门铃一样令人厌恶。到处都是些小摆设，还有一家人微笑着的照片。壁纸十分考究，地板完美无缺。他们穿过房子的时候，其他人也没怎么注意她。

德特勒夫的办公室在房子的一侧。到了今天，这家人已经对此习以为常。患者经常会穿过整个房子，走到后面进行诊治。天色已晚，但那些人毫不关心。她数了一下，沙发上有一个，厨房里有一个人影，剩下的一个应该在楼上。

这办公室总让她想起船，狭长的木船，搁浅在房子的一侧。这里有张旧钢桌，几盆植物，还能看到院子，那里一般是桦

## 猎巫

树，不过现在只是一堵黑墙。德特勒夫打开桌上的台灯，那里就出现了这间屋子的镜像，另一个阿曼达，另一个德特勒夫。

他坐了下来，背朝着她的电脑屏幕亮了起来。它映在漆黑的窗户上，十分模糊，不过她还是在盯着看。

“还是那个幻听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它们一直都在。”阿曼达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旧椅子上。德特勒夫往前挪了挪，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个烧瓶和两个一次性纸杯，然后把一些棕色的液体倒了进去。她把钱包放在桌子旁，然后往前挪了挪。

“德，你还相信这一切吗？”

他看了她一会，拿起一杯喝了下去，把另一杯沿着桌子滑给她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“你知道我们见到过什么，你也知道那本书，还有轮回。”

他的微笑消失了。有一次，在北卡罗莱纳，他摇着她的肩膀，朝着她的脸尖叫。车里满是一个九岁男孩的血迹，而那个男孩的头就放在奥古斯塔的双腿中间。今天晚上，他做出抉择的时候似乎没有不适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知道他选的是对的。

“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。”她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，他移开视线。

德特勒夫靠向电脑，开始敲键盘。

“抱歉，有点要事。”他说着，又敲下了一个键，然后是电子邮件发送的嗖嗖声。

她站了起来，一枪打在他的脸上。

枪在她手里跳动着，砰，砰，砰。他的身体没有向后飞，也没有抽搐，只是倒在地上。第一枪的时候德特勒夫就死了，他的脸现在是血肉模糊的一团。

她的耳朵在哀嚎，但她仍然能听到房子里的骚动。

阿曼达凑了过去，看向电脑，上面是邮件页面。有条已发送邮件，收件人 AvGav@gmail.com。是奥古斯特·加文纳，她提包里有份档案就是关于他的。标题是“走”，没有内容。

“爸爸？”

## 猎巫

阿曼达用挂在臀部的枪打中了九英尺之外那个女孩的胸膛。正中靶心，她的教练一定很骄傲。女孩扶着身体一侧，倒了下去，几秒钟之后就死了。这一枪运气很好。

运气真的很好。

阿曼达贴着桌子退了一步，一只脚踩在弹壳上，差点摔倒。

那以后，她走过乱成一团的房子中时，就不再带着什么感情了。枪响，人倒。地上满是血，东倒西歪的人掩面爬行，最后是一声尖叫，于是一切就都结束了。

阿曼达来到了二楼的浴室，水槽里堆满了汉堡和健怡可乐。她的脸上满是蜿蜒的血迹，还有硝烟留下的斑点。

“妈的，我操，操，操！”如同并非用自己的手一般，她一拳砸在镜子上。玻璃漠然地碎掉了，她的血像小溪一样，顺着裂缝流淌到新装的滑石台面上。家具很漂亮，和这已死的一家很配。

之后是汽油，还有吞噬了这栋房子和夜空的大火。她得走了……她得走了。

## Δ

她拿起公用电话，拨通了那个怪异的号码，听着它咔哒咔哒地呼叫着。过了一会，一个调制解调器接起了电话，之后是嘟的一声，尖锐而又深沉。

“德处理掉了，他警告了加文纳，我想和克里斯蒂说话。”她说着，尽力忍住不哭。

“再除掉那个新的目标，你就会有在罗纳德·里根国际机场看到她。”那个电子音用英国口音说道。

“我现在就要听到她的声音，不然我就不干了。”阿曼达哭了起来。

“你真不想干了？”那个声音顿了一下。

“操你妈，我现在就要听她说话！”阿曼达尖叫着。

对面沉默了一会，然后咔哒一声。大概是在播录音？之后电话里就传出一个女孩的哭泣声，是克里斯蒂。她在喘息，听起来很迷糊，很害怕。是她的宝贝女儿。

## 猎巫

“什么？啥？你要干什么？！啊啊啊啊啊啊！”克里斯蒂在尖叫。可她现在可能已经烂在某个地沟里了，这段录音什么都证明不了。不过，她之前没听过这段录音，这就够了。

又是咔哒一声，然后是挂断的音效。

### Δ

蜿蜒的林间小路旁有座房子，门前一横一竖地停着两辆挂车，一个邮箱耸立在门前，屋里灯还亮着。

加文纳显然没什么计划，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。他是个技术员，而技术员一般都计划不周。她从十五年的外勤生涯里学到了一件事：但凡碰到大事的时候，这些她们带去现场的友方就总会无能到令人吃惊，不过他们也并非全无用处。

加文纳和德特勒夫是老相好，整个组都知道。要是形势允许的话，她本来可以趁着他们幽会的时候一石二鸟。

不过事情发展的太快了。米钦叛变得十分迅速，传讯名单也被泄露了，于是她只好又带着满手鲜血来这里。

真是操了。

加文纳没来开门，阿曼达也没站在门口。

“奥古斯特，开门。”她对着防盗门说道。

“滚蛋。德特勒夫去哪了？”

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是搞不清东南西北。

等到她进了门，故事就要落幕了。闭路电视里传来加文纳喘着粗气的哭泣声。

她又回到了车上。

### Δ

他们在匡蒂科一起受过很多训练。现在要做的叫做突入扫荡，她早已驾轻就熟。她用雷明顿的枪托砸碎门右边的窗户，松开枪，让它自然垂下，从她的战术武器包里拿出闪光弹，拉开拉环，然后顺着窗户窟窿扔进去。一秒钟后，它发出一声咆哮，浓烟顺着窗户涌出。

她又端起雷明顿，一枪把门把手打成一个窟窿。在屋里，加文纳正背对着她四肢着地，晕头转向地爬着，他脸下方的地上是一片血泊。她用一发独头弹在他的后心上开了个洞。

## 猎巫

至少她不用看着他的眼睛。

她耳朵里塞着塑料耳塞，站起身来俯视着这具尸体。烟尘，血迹，内衣，还有一股烧糊的肉味。房间另一边，电视正发出蓝白色的光。

纯平屏幕上，一个参议员正被记者团团包围。她什么都听不见，但是屏幕底部的滚动字幕上写着：

“联邦政府中竟有秘密结社？麦考尔参议员的闭门听证会第二日。”

她朝着电视开了一枪。

Δ

门外的光令她眩目。

“放下武器！”隆隆的喊声甚至穿透了她的耳塞。她站在草地上瞪大双眼，真是猝不及防。

她一个目标也看不到，只有四面八方的光，甚至上方也有。

这个战术小队很强。她觉得等到自己放下雷明顿，他们十有八九会立刻开火，但他们没有。她被粗暴地从背后按住，扒掉装备，还被踢了一脚，不过没被做什么出格的事。他们没有恶意，只是十分谨慎，外加遵守职业纪律。

即便他们挡住了她的路，她也不得不对这一点保持尊重。

她被铐了起来，塞进车后座，身上被搜刮得一干二净。一干二净，什么都不剩了。她失败了。克里斯蒂会死。她失败了。

最后还是失败了，明明她已经看到结局了。她惊恐地意识到，这失败——而不是杀人或者她女儿被杀——是最可怕的。

她已经变成了个多么扭曲的武器啊？

Δ

虽然没人审讯她，但她还是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，在荧光灯下又被一个女守卫搜了一次身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她大概是联邦探员吧，她心想。那个女人身上也没有任何标志。

她被丢在一个屋子里，里面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用螺丝固定在地上的桌子，但没有常见的单面玻璃，也没有监控。她

## 猎巫

在这里坐了好久好久之后，房门终于开了，一个男人探了一半身子进来。

男人又高又瘦，穿着打扮无可挑剔。他正把头探出门外，对别人说着什么，阿曼达只能看到他的后背，她抬着沉重的眼皮发着呆。

麦考尔参议员看起来像是一整块塑料，一块从某种化学制品里整个抠出来的塑料。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头发也是。他很老，但外表上毫无瑕疵。只是老，像是电视里的那种老。

他坐在另一张椅子上，发现它是固定在地上之后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。

她百无聊赖地看着他。

“阿曼达，我们要说的有很多，但时间很少。”麦考尔最终还是开口了，他摊开双手。她在新闻里听过他的声音。日复一日，它只给她带来恶心和恐惧。

“没关系的，没人在偷听，这间屋子很安全。”他说。

沉默。

“我以前当过兵。你知道吗？”麦考尔再次尝试道，“我以前应对过类似的事。1971年他们解散咱们的时候我也在，和费尔菲尔德一起。你知道这个名字吧？”

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她看着他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兴趣。她坐直身体，虽然后背上正传来一阵阵的疼痛。

“我正试着把这事糊弄过去，”他说，“我抢先一步接管了这场闹剧，当时我就知道它发展下去要失控。”

她身体前倾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她很讨厌那些合不拢嘴的人，但她现在也成为了其中之一。虽然她意识到了，但它似乎遥不可及，无足轻重。

“这就像是又一次行动，”他说，“事情有点失控了，掺和进来的人已经太多了。如果你不帮忙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补上这个窟窿，然后……”

麦考尔伸出双手，她忍不住把自己带着镣铐的双手放进他的手里。他的手柔软，干燥而温暖，还很大。

“接下来要这样：你是联邦政府里一个二十八名雇员组成的关于性爱的邪教团体，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新纪元糟粕，

## 猎巫

仅此而已。性爱，毒品，加上胡说八道的邪教。只有这么些，没别的了。好吗？”

麦考尔盯着她，他的双眼充满了某种能量：“阿曼达，我们需要你。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你。”

她迎上他的视线，然后抽回了双手。她在脑海里看到克里斯蒂在被枪杀，被捅死，被用一百万种方法杀死，事件无穷无尽地回放着，它们可能发生，也可能没发生。她在尖叫，已经死了，也还活着。薛定谔的孩子。

“我的孩子，有人劫走了我的孩子。”她说道。泪水从她的双眼涌出，她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抹了一把，手铐上一股润滑油味。泪水在房间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。

麦考尔伤感地盯着她看了很久，他脸上的表情像是一个小学老师，看着自己的得意学生不知为何就是学不会摆在面前的知识。

他把一把崭新的剃须刀片放在桌子上，它的刀刃闪着寒光。

“只要你想，这一切随时都可以结束。我跟你保证，无论如何克里斯蒂都不会有事。”麦考尔说道，接着还等她有所反应，他就走了出去。

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她看着刀片，想象着克里斯蒂独自一人，在罗纳德·里根机场哭泣。她看到她在未来某时的婚礼上戴着帽子，穿着婚纱，但那里没有她的母亲。她的时间线会一直延伸，越过她母亲这满是鲜血的最后一天。

她试着把自己的思维聚焦在这幅画面上。过了一会，她把手伸向桌子的另一侧。

Witch Hunt, 节选自

Delta Green - Tales from Failed Anatomies

(美) Dennis Detwiller, Robin D. Laws 著

秋叶，卡布奇诺，北极星 译